



執政資源論

徐昕 著

执政资源论

徐昕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崔宪涛
封面设计 北京大地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执政资源论/徐昕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035-4201-5

I. 执… II. 徐… III. 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95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装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306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1.00 元

序 言

历史告诉我们：对政党而言，谁赢得资源，谁就能够执政；谁能够保持资源，谁就能够持续执政。政党一旦问世就与资源息息相关，须臾相伴。从执政资源的汲取、集聚、扩张到执政资源的嬗变、流失和枯竭，反映了一个政党从发展到衰败的全过程。因此，政党诞生以来 300 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党争夺资源的角逐史。

执政资源是政党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科学地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中国共产党。2004 年 6 月 29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并对执政理论的基本内涵作了集中概括。他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同年 8 月 22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又加了一个“执政环境”。这七个有关执政的基本问题，构成了新时期我们党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党的执政理念是党的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党的执政理念正确，党的执政基础就牢固，党的执政环境就和谐，党的执政方略、执政方式就科学，党的执政体制就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党所拥有的执政资源就更加丰富，并不断壮大发展。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就最终会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上。一个具有科学执政理论的党，必然是一个具有卓越执政能力的党。

那么，什么是执政资源呢？执政资源是政党获取执政资格，维

护、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目标所需的各种力量的总和，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执政资源总体上可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物质资源就无须多说了。非物质资源主要是指政党的纲领、政党的形象、政党在公众中的威信、政党的组织体系、政党的人才构成等。对政党而言，执政资源具有客观性、时代性、可变性和历史性等特征。

西方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执政资源概念，但是，他们当中却有一些人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关注。18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合法性”资源的论述，对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政党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学者丹尼斯·朗曾经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政治运行的特点，他提出的“合法性”是权力资源的观点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

在我国，由于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影响，政党研究的许多领域成为禁区。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近几年，我国政党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但从总体上讲，研究中还有一些薄弱环节。比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究竟包含哪几个方面；与西方政党相比较，有哪些共性和特殊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进一步扩大党的执政资源，如何使用好执政资源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弄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执政资源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不仅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政治文明建设、推动科学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填补学科空白，促进学科建设的需要。

执政资源，说到底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人，政党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利益、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因此，人民群众决定着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人民群众选择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党就能够执政。人民群众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个政党呢？主

要是根据这个政党的表现，看这个政党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少数人的利益；看这个政党的执政能力能否完成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从世界政党的执政实践看，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态势之中。这种变化，既可能朝着有利于执政党的方面发展，也可能朝着不利于执政党的方面发展。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朝着哪一个方面发展，取决于执政党的自身努力，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取得民众的信任。

从这层意思上讲，一个政党是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怎样得民心，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理念。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群众执好政、掌好权，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苏共在列宁时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基本是好的，人民群众是自愿跟着苏共走的。到苏共后期，这一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苏共背叛了自己的建党宗旨，干了许多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事，最终，人民群众抛弃了它。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党群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30年。目前，党群关系总体是好的，但也不能为此高枕无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句话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发展，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资源的辩证认识，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2008年6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抗震救灾先进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价值。”因此，全党必须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提高广大党员实践党的

核心价值自觉性的高度，增强对巩固、扩大党的执政资源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科学地分析执政资源现状，思考执政资源问题，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千方百计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判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永不枯竭的执政资源。

徐昕同志是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的干部，现挂职邳州市委副书记。他一边认真工作，深入实践，一边潜心研究党建问题。《执政资源论》，既是作者理论上的探讨，又是实践上的体会和心得。这部书构思独辟蹊径、内容贴近实际、语言流畅生动，体现了作者求实的学风和探索精神。为此，是以为序，也希望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研究方面能有更多的新作出版。

胡福明

2009年6月于南京寓所

目 录

序 言	胡福明(1)
第一章 执政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1)
一、西方学者将资源概念引入政治学	(6)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法性资源意识	(10)
三、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的核心观点	(12)
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执政资源思想	(17)
第二章 政党与执政资源	(27)
一、党与执政党	(27)
二、政党的执政功能	(38)
三、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	(44)
四、执政资源概述	(50)
第三章 执政党与执政资源的关系	(70)
一、执政党与执政资源关系的实质	(70)
二、执政党与执政资源关系的错位	(74)
三、执政党与执政资源关系的疲软	(76)
四、执政党与执政资源关系的裂痕分析	(79)
第四章 执政资源的边界与利益差异	(89)
一、党组织层级的资源边界	(89)

二、党员层级的资源边界·····	(93)
三、精英集团的资源优势·····	(98)
四、精英集团对资源的垄断·····	(102)
第五章 执政资源的流失 ·····	(109)
一、非物质资源的流失·····	(109)
二、物质资源的流失·····	(128)
三、执政资源流失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	(138)
第六章 执政资源与政党变革 ·····	(152)
一、政党变革现象·····	(152)
二、两个值得注意的变革观点·····	(156)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改革·····	(162)
四、改革的原因·····	(177)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分析 ·····	(190)
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190)
二、党执政资源的历史追溯·····	(200)
三、党执政资源的新发展·····	(215)
四、执政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236)
第八章 构建党执政资源的新优势 ·····	(246)
一、党与执政资源关系的新变化·····	(246)
二、“大爱”是构建党与执政资源和谐关系的基本点·····	(253)
三、爱资源的党是有权威的党·····	(279)
四、爱资源的党是有崇高形象的党·····	(289)
五、扩大党执政资源的基本途径·····	(301)

目 录

参考文献..... (331)

后记..... (336)

第一章 执政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政党是当今世界政治运行的基本载体或“工具”。虽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政党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政党运动波澜壮阔，政党斗争惊心动魄，政党组织此消彼长，政党在世界政治大舞台上演绎出了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历史大剧。

如果让曾经用了 81 天环球一游的琼斯先生再到世界走一圈，他就会惊讶地发现，17 世纪中叶在西方出现的政党已被克隆到了全球，无论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东方发展中国家还是非洲经济相对滞后的国家，都频频显示着政党的意志、政党的形象、政党的声音，政党成为无处不在的政治现象。

可以说，当今社会条件下，从组织政府，管理国家，到表达民意，凝聚民心，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政党都担负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都离不开研究政党。

当今世界上大约有 5000 多个政党，其中执政党大约有 100 多个。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因为政党是一个动态的组织形式，其成立、消失、变化极快，如波兰，1979 年登记在册的政党 360 多个，可是几年后，许多政党已是踪迹全无。再如印尼，1999 年瓦希德出任总统后，宣布解除党禁，允许公民自由成立政党，结

果几个月里，全国就冒出了 50 多个政党。非洲上世纪 80 年代只有 130 个政党，而世纪末，由于推行多党制，整个非洲大陆一下子就冒出来 1000 多个政党，有的政党其实根本就不具备政党资格，仅仅登记注册而已。

对绝大多数政党来说，执政是政党存在与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该政党全部奋斗目标中的首要目标，是衡量一个政党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由非执政党上升为执政党需要一定的支持力量，而成为执政党后，执政也需要各种力量的支持，这种力量的总和就是执政资源。

政党诞生以来 300 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党争夺执政资源的角逐史。对于政党来说，谁赢得执政资源，谁就能够成为执政党；谁能够持续保持执政资源，谁就能够持久保持执政的态势。同样，失去执政资源的政党必然丢失执政地位。从执政资源的汲取、集聚和扩张到执政资源的嬗变、流失、萎缩和枯竭，反映一个政党从发展到衰败的全过程。因此，执政资源对于执政党来说相生相伴，须臾不可分离。

目前，许多国家的学者和政界要人，都特别关注执政资源问题的研究。这是世界各国执政党执政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标志，是他们长期以来对政党变革、政党政治发展前景思考的结果。

早在 150 多年前，马克思就敏锐地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场，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售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 这样就把世界不同肤色、信仰、宗教的人联系到了一起。政党这个刚刚诞生时被称为“令人讨厌的东西”，已经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政治文明。

斗转星移，时空变幻。今天的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大的“信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6 页。

场”，把整个世界形容为“地球村”一点也不过分。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政党政治也按照自己的运转规律在发展和相互影响着。

如今，政党这个几百年前诞生在英国的“婴儿”，已度过了蹒跚学步的童年，走进了成熟的“壮年”。如同国家最终要灭亡一样，政党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也要走进历史的博物馆。但是，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情况和文化背景不同，使得政党政治深深打上了“国情”的烙印，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发展态势。正所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执政是政党实现政党使命的基础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党，想做出一番事业都是纸上谈兵。执政后，执政党就必须高度关注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是执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考察一下政党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政党在执政理念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前，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形态，未来世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共产党要把人类带入这样一个美妙的“理想王国”，需要走漫长、艰苦卓绝的跋涉之路。成功走完这一路程，除了执政，别无选择。对于这一看似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国际共运史中，并不是每一个执政党都把握得住的。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内敛”、“德治”与“修身”，而许多失去执政地位的政党，恰恰是在夺取执政地位后，混淆了执政目标的正义性与执政过程科学性的区别，以为只要给人民描绘出一个美好的执政蓝图，执政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因而，他们严重忽视了执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党的自身建设，忽视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研究，其结果必然导致执政资源流失殆尽，最终人亡政息。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加倍注意自身建设，科学研究执政形势，科学分析执政资源的变化情况，不断追加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从而到达执政目标的理想彼岸。

今天，我们再谈起 10 多年前东欧发生的政党“剧变”，心情是复杂的，拥有如此丰厚的执政资源却接连垮台，真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东欧夺取执政地位来之不易，人民把政权交给了他们，完全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追求；出于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对苏共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为拯救全人类，消灭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感激和信任。正如马克思所说，“对所有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① 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但是，东欧人民却失望了，成为社会主义“自由人”的目标又一次离他们远去。

东欧各国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整个世界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导致这种挫折的原因，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苏共和东欧各国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处理好执政党与执政资源之间的关系，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然，挫折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失败。对此邓小平曾说，“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哪有的事”。^②

《共产党宣言》结尾有一句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话：“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① 《马列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 页。

^② 《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 页。

这是多么富有自信心的一句话，这是多么令人荡气回肠的一句话，这是震撼世界的一句话。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只要有了共产党，人类美好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能够实现。假设有人对这一历史性的判断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后，最初是一个国际性的政党。第一个落户于民族国家，成为国别性政党的是1869年成立于马克思家乡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从发展的情况看，这个党并没有成为马克思所期望的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那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党所提出的纲领而写的。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真谛，把马克思政党理论与民族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建立起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目标为宗旨的政党，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世界政党史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

因此，列宁是前苏共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第一人，也是世界上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人。但是，列宁逝世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封闭性以及西方政党制度的偏见，苏共在政党理论建设上长期坐吃山空，僵化保守，没有多少创新，更谈不上学习、借鉴人类共有的政治文明成果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苏共在面临社会巨大变革和不同意识形态强烈冲击时，反应迟钝，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惊慌失措、全线溃败的原因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交流、思想信息大传播的时代，理论上的停滞，必然导致建党实践上的保守僵化。苏联解体后，许多学者从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上分析苏共垮台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强调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白热化时，德军30多万人把莫斯科围得“铁桶”一样，莫斯科城内居民把老鼠都吃光了，每天有上千人饿死，但是人民还是保持对苏共“铁一般”

的忠诚之心。为什么呢？完全出于对这个党的信赖与感情。这样，苏共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和信念的资源，形成了德军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因此，对于东欧剧变和苏联瓦解，必须从政党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剖析，从而揭示其执政资源由丰富到枯竭的内在原因。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今天，研究执政资源问题，就是为了避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发生。

一、西方学者将资源概念引入政治学

资源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词汇，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政治学将其借用过来演绎出执政资源。较早关注执政资源的是西方学者，他们在论述政治合法性时涉及这一问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获得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即统治者靠什么获得“公权”，赢得公众的自愿服从。对此，卢梭认为“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18世纪，法国的卢梭、德国的马克斯·韦伯等人都在其著作中提出“合法性”是一种权力资源，这样把资源概念引进到了政治学领域中。《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合法性”的释义是：“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自由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应该说，这一解释并不简洁明了。

但如果借用一个经济学的词汇“能源”，这样就一下子把学术语言变得简单易懂了。假如把执政党比作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运行的汽车，那么汽车前进需要能源，没有能源发动机就会停止转动。执政党执政也需要能源，只不过执政过程远比驾驶一辆汽车复杂得

多，所需能源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能源综合起来就是资源，一旦支持执政党执政的资源枯竭，并且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开发、汲取、补给，那么执政党的执政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

通常人们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开创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先河。他认为，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是人天生不可剥夺的合法性资源。卢梭在否定暴力能够给政治权威提供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近代世界政治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点——社会契约论。他说：“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①

毫无疑问，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对法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89年，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后，举国欢腾，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为此特制了一种扑克牌，在扑克牌的梅花K上画的是卢梭立姿全身像。他身着红色长袍，手执一本《社会契约论》，面部表情做沉思状。像的两旁，一边写的是“让·雅克·卢梭”，另一边写的是“智者”两个字。1794年10月17日，卢梭落葬于法国先贤祠，国民公会主席坎巴塞雷斯宣读葬词时说：“我们向卢梭致敬，我们的再生，我们的道德、风俗、法律、观念、习俗所发生的一切幸运变化，都归功于他。”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威合法性的三个基本来源，对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政党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韦伯认为，任何权威都来自三个方面，即：超凡魅力型、法理型和传统型。

第一种是超凡魅力型。他认为领袖所创造的特殊业绩使公众对其产生了崇拜感，从而确信领袖“具有特殊的品质，使他超出一般

^①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页。